

■军旅生涯■

夜渡冰河

1969年的隆冬,朔风卷着雪沫子,在北疆的旷野上嘶吼。我那时刚入伍半年,在边防团的运输排当新兵,一天,我跟着王班长押运一批越冬物资,赶往三十里外的前沿哨所。

出发时天还亮着,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,踩在雪地里,咯吱咯吱的声响在寂静的山谷里格外清晰。王班长裹紧了羊皮大衣,嘴里呵出的白气瞬间凝成霜花,他回头叮嘱我:“把缰绳攥紧些,这鬼天气,说不准就变脸。”果然,行至半路,雪下得更猛了,鹅毛大雪漫天飞舞,能见度不足十米。马车轱辘碾过积雪,渐渐陷进了齐膝深的雪窝,马蹄也开始打滑。更要命的是,前方横亘着一条冰河,是通往哨所的必经之路。平日里,这条河水流平缓,夏天还能蹚水而过,可一到冬天,冰层

厚薄不均,河中央还泛着汨汨的暗流,当地人都叫它“阎王爷”。

王班长跳下车,用铁锹敲了敲冰面,沉闷的声响让他皱起了眉头:“冰层太薄,马车太重,怕是扛不住。”可物资耽误不得,哨所里的战友们还在等着棉衣和粮食过冬。我看着王班长黝黑的脸膛,他咬了咬牙,从车上解下绳索:“我先过去探探路,你在后面盯着,要是冰裂了,赶紧把我拉回来。”我攥着绳索,手心里全是汗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冰河上的身影。王班长佝偻着腰,一步一挪地往前蹭,每走一步,都要弯腰敲敲冰面。就在他走到河中央时,突然脚下一沉,咔嚓一声脆响,冰层裂开了一道口子,冰冷的河水瞬间漫了上来,浸透了他的棉裤。“班长!”我惊呼着就要往前冲。“别过

来!”王班长的吼声穿透风雪,他死死扒住冰棱,奋力将身体往上撑,“冰面不稳,你过来也是白搭!”他的声音带着颤音,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。我急得眼泪直往下掉,只能拼命拽紧绳索,手心被勒得生疼。

王班长在冰窟里挣扎了一会儿,终于借着绳索的拉力,爬上了冰面。他冻得嘴唇发紫,浑身哆嗦着,却还咧着嘴冲我笑:“没事,老子命硬,阎王爷不收。”他顾不上喘息,又用铁锹在厚的冰面上凿出一个个冰坑,当作落脚的台阶,然后指挥着我,把马车上的物资一件件卸下来,用绳索捆好,再小心翼翼地拖过河面。等最后一箱物资被拖上岸时,天已经擦黑了。王班长瘫坐在雪地里,棉裤冻得硬邦邦的,整个人像个冰人。我赶紧把羊皮大衣披在他

身上,他却摆摆手,指着卸下的物资说:“快,把马车拆了,零件和物资分开运,天亮前必须赶到哨所。”那一夜,我们顶着风雪,来回折腾了七八趟,终于把所有物资都运过了冰河。当远处哨所的灯光映入眼帘时,东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。王班长望着冉冉升起的朝阳,拍了拍我的肩膀:“小子,记住了,在边防线上,没有过不去的河,只有扛不住的人。”

几十年过去了,我经常想起那个惊心动魄的雪夜,想起冰河上那个倔强的身影,我明白,有些岁月,有些坚守,永远不会被时光磨灭。

彭飞/文

编辑提醒: 本版来稿要求内容与本人相关,真实、可信,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:limengcts@sina.com

■朝花夕拾■

放风筝

小时候,到了三月份,天气变暖,春风一吹,孩子们就相约到地里去放风筝。

风筝基本上都是自家糊的。用牛皮纸制作风筝最结实,但是不好找,于是我们就找来旧报纸做风筝。我们从旧竹帘子上拆下几根竹篾扎成骨架儿,再用白面熬成糨糊把纸糊上去,糊成一个能兜住风的斗儿,就像小孩子穿的斗篷帽子一样,再缀上两根细长的飘带,简易的风筝就算做成了。放风筝的绳子基本上都是在母亲的筐箩里偷拿的纳鞋底绳,几个孩子拿来的绳子接上就够长了。然后孩子们呼喊跑向村外的开阔地放风筝。

我们的风筝经不住风,有时飞着飞着一个倒栽葱就扎了下来;有时翻滚盘旋,飘带忽然就断了;有时绳子经不住拉力断了,风筝忽悠悠地随风飘向远方,这时往往几个孩子就跟着风筝跑,直到飘远不见了或者挂在高高的树杈上,孩子们才叹气无奈地跑回来。有时玩到夜幕降临,母亲们在村口呼唤孩子回家吃饭,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四散回家。 益明/文

■图说往事■

战友合影

1983年10月,战友熊金安即将退伍。10月26日,我(后排右一)和几位战友为送别熊金安(前排左一),相约到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大街北京艺景照相馆合影留念。

黄国清/文并供图



■似水流年■

黑白电视看春晚

20世纪80年代初,电视机还是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,寻常人家很少拥有。我中学毕业那年秋天,村里的聚法叔从外地买回一台金星牌黑白电视机,在全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,家家户户都羡慕不已。

聚法叔夫妇待人热情大方,每天晚饭后,他家堂屋便挤满了前来看电视的乡亲。我们这些孩子更是看得入迷,总要等到荧屏上出现“再见”二字,才肯恋恋不舍地回家。

这台电视机只有一根伸缩天线和一个环形调频天线,播放中常常满屏“雪花”,需要反复调整天线方向和调频开关。最让人扫兴的是,节目正到精彩时刻突然停电,只能留下满心遗憾。后来,聚法叔想出了改善信号的办法:

把一根废旧日光灯管接到天线端口,再固定在竹竿上,将竹竿架到泡桐树上,信号果然清晰了许多。他还加装了逆变器和蓄电池,停电时也能应急播放。

我人生中第一次看春晚,便是通过这台黑白电视机。那年除夕晚上吃过饭,乡亲们伴着鞭炮声不约而同赶往聚法叔家,屋里很快挤得水泄不通。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节目,聚法叔把电视机搬到屋门口,大伙儿或坐或站挤满了院子。冬夜的寒冷,也挡不住对春晚的期待,大家翘首踮脚,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。

那晚还算顺利,没有停电,却也出现了一段小插曲。晚会临近结束,电视机突然满屏“雪花”,只

剩刺耳的杂音。聚法叔连忙起身调整天线、扭动开关,急得额头冒汗,画面依旧模糊。他又让年轻人爬上树转动天线竹竿,反复调试几次,图像才恢复清晰。不多时,零点钟声敲响,新的一年如期而至。

如今,春晚成为春节不可或缺的文化盛宴,直播、回放随心观看,高清大屏、智能设备带来极佳的观看体验。但当年在乡下小院里,顶着寒风,围着一台黑白电视看春晚的温暖场景,依然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。 张延伟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咨询电话:0311-88629437,88629317

■婚恋故事■

订婚礼

1987年我大专毕业,被分配到家附近的一所农村中学任教。那时,农村经济不发达,教师工资待遇低,家庭物质生活依然拮据。

我到了婚龄,母亲十分着急。为了帮我娶到合心意的对象,她曾步行到多个村庄,物色合适的姑娘。1988年秋末,在媒人的介绍下,我结识了一位漂亮贤惠的姑娘。

那个年代,谈婚论嫁颇为讲究。我和她相恋数月后,得到了双方父母的认可。母亲说,按我们当地风俗,男方需向女方家呈送订婚礼物,比如油条、猪肉和小麦等。后来我才知晓,小麦象征丰收与富足,作为主要粮食作物,赠予对方表达了对生活富足、五谷丰登的祝愿;而送油条和猪肉,是对女方家庭口粮的贴补,也代表着对家庭兴旺的祝福。

那年年末的一个傍晚,寒风料峭,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,因为恰逢周末,母亲说:“抽空把小麦给你女朋友家送过去吧,这是咱家该尽的礼数。”我欣然应道:“好,今晚就送!”那年家里小麦大丰收,母亲决定送200斤,在当时也算是很有诚意的厚礼了。可是,仅凭一辆自行车载200斤小麦走20多里路,实在困难。于是我赶紧回学校找同事帮忙。恰巧,一位同事在校住宿,正好闲着。我说明情况后,他立刻骑上自行车赶到我家。月光下,我和同事骑着自行车往临近乡镇的女朋友家赶去。约莫半小时后,便到了女朋友家。女朋友和家人闻讯,立刻打开门热情迎了出来。送完订婚礼后的1989年元旦,我和女朋友步入了婚姻殿堂。此后,我们相濡以沫,一同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。

如今我已退休,和老伴过上了含饴弄孙的舒心生活。每每回望往事,总忘不了那个月光明亮的夜晚,我去送订婚的小麦。

许培良/文